

## 介紹宇文艾著「從迪化到紐約」

朱文長

袁守和（同禮）先生生前對於西北邊疆的文獻十分注意。曾編訂新疆研究叢書十種。其書名如下：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種 | 新疆研究文獻目錄（中文本） | 袁同禮        |
| 第二種 | 新疆研究文獻目錄（日文本） | 袁同禮<br>渡邊宏 |
| 第三種 | 新疆研究文獻目錄（西文本） | 袁同禮        |
| 第四種 | 中俄西北條約集       | 王樹柁        |
| 第五種 | 新疆國界圖志        | 鍾 鋪        |
| 第六種 | 新疆交涉志要        | 魏 源        |
| 第七種 | 西陲要略，西域釋地     | 魏 源        |
| 第八種 | 勘定回疆記         | 魏光燾        |
| 第九種 | 新疆建置志         | 宋伯魯        |
| 第十種 | 新疆靖寇記         | 曾毓瑜        |

新疆伊犁亂事本末  
辛亥定邊記略  
鍾廣生

其中尤為世人注目者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三種。因為一則第四至第十種雖為要著，但均早已存在，惟前三種為袁先生自己心血所注，為前人所未曾做到之工作。二則前三種將前人研究新疆之成績作一總結算，使今後研究新疆問題者對於過去已作過之工作有一提綱挈領之了解；不論中、西、日文資料均能按圖索驥，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之重複與暗中摸索。所惜者其中僅第二種（日文部份）已成書出版，而第一、第三兩種，

雖積稿盈篋，未成書而袁先生已遽歸道山。聞袁夫人會託某君代為整理。甚望其能早日出版，俾可對今後研究新疆問題者作大海中之南針。

但從另一方面說來，袁先生已過去了。像袁先生這種不世出的奇才，學養之博，魄力之弘，用心之專，今後雖不敢說一定不會再有，但至少目前舉目所見，似乎還沒有一個趕得上的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恐怕只好由一大群「臭皮匠」來勉強各盡所能，以求延續袁先生這種顧炎武式的偉大工作。今天這篇小文，就是在這種惶恐的心情下寫的。

因為中國邊疆之危，主要在知己知彼的工夫上作得太少。對方的情形固然常常一無所知；甚至連自己國境內的事也很多都籠罩在神秘的雲霧裡。一旦事發，手足無措，又何足為怪？反之，他人對新疆的研究却方興未艾。正如袁先生所說：「他人知我，勝於我之自知。」（新疆研究文獻目錄日文本序）因此，每一位唱：「莫讓那碧眼兒射西域盤鵬」的人，如真有誠意的話，對於邊疆文獻的發掘搜集，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守文艾（筆名）君的從迪化到紐約是一本記錄其本人在新疆陷共後的逃亡日記。（從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二年九月九日。）因為作者是一位新聞記者，曾在新疆居留多年，新疆全省大部區域都曾去過，且粗通維吾兒語，能與維族人交談，接觸面廣，所記多係親見親聞，所

以對於研究新疆現代史的人是一件很有用的資料。因為語多質直，也許臺灣不易見到原書，故特加著錄，以供海內外有心人之參考。

原書由香港恩光社出版（香港郵箱一三〇三號）初版於一九六一年六月，版高十八公分，寬十二·六公分。本文五百四十一頁，外加目錄、前言、照片、地圖等二十六頁。

新疆失陷的經過，由於當時大局動盪，中樞播遷，再加以新聞封鎖，知道的人很少。二十餘年來，有關的記載也不多。所以這本書就成為可貴的史料了。關於這一部份，可以從本書的若干子目中見出，如：

- 一、西北從此無戰事。
- 二、南山投降會議前後。
- 三、鮑爾漢借刀殺人。
- 四、勝敗得失的閒話。
- 五、日暮途窮的邊疆黨務。
- 七、遙望出國之路。
- 八、新疆正式投降。
- 九、別了，烏魯木齊。
- 十五、兵變的一幕。
- 十六：恐怖的餘波。
- 二三、溫宿的白水—阿克蘇。
- 廿六、趙希光寧為瓦全。
- 廿七、莎車兵變。
- 卅一、歡迎共軍入新疆。

卅三、事可爲非不可爲。原文俱在，可以逕自查閱。

現代新疆史料的稀少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地方偏僻，交通不變；而更大的原因則在人爲的新聞封鎖。封鎖新聞對於當政者也許有一時的便利，但對於史料的保存却有着永遠的傷害。事實上所謂「一時的便利」，也不一定是正確的。例如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蘇俄策動伊犁暴民反叛中央，屠殺漢人，消滅駐軍（見本書頁八）。報紙上很少發表關於伊犁方面的戰況。即使有一星半點消息也跟真象不同。這樣的封鎖是爲着保守軍事機密嗎？可是據本書說：「有收音機的人每天都可以收到朱紹良將軍向重慶報告的軍情」與報紙所載大有不同。（頁二〇一）那這種新聞封鎖除了騙沒有收音機的自己人外，簡直毫無作用了。反過來說：

拿北塔山的事件來談吧！蘇俄本來以爲隻手遮了半邊天。……外蒙古原是中國的領土，在早先和新疆的界線，並不像兩個國家那樣清楚。……北塔山是東疆一帶的屏障，同時也是迪化往阿山區的交通捷徑。蘇俄想今次在那裏放一把火……趕速造成『既成事實』，等世界知道時已是明日黃花了。如此，吃下去的既不必吐出來，拖拖延延的更會以不了了之。孰知中央社……發了一個消息，弄得天下皆知。（頁六至七）

關於民國三十三年伊犁事變前後經過，由於新聞封鎖，到現在爲止，史料仍非常難找。政府檔案中，官方文件還保存了多少，我們在政府以外的人也無從知悉。於是一件天大的侵略事件，當

時既諱莫如深，事後也近乎『了無痕跡』。這對於治新疆近代史的人不能說不是憾事。這本書中零星星星供給了些消息。如：

『民國三十四年外蒙古騎兵爲了配合北塔山的侵略和伊、塔、阿三區的叛軍的行動而對甘、新公路……給予……破壞。……其時蒙兵在玉門至猩猩峽一段，天天在路上埋地雷。觸雷的汽車，他們就把貨物掠走，人殺死，車子燒掉。安西至猩猩峽中間，有三個小綠洲：白墩子、大泉、馬連井子，是馬車駝戶們的歇足之地，每處有人家十數，二十戶不等。蒙兵在一個夜間，出其不意來了個突襲，大施奸掠殺燒之威。逃得性命的人民於次日全部遷回安西。（頁六十九）』

這段路是我走過的。戈壁灘上的飲水站是行旅的生命線，破壞了就可以致旅客的死亡。由此可見外蒙古一日外向，則所謂『斷匈奴右臂，張中國之掖』的甘新公路，是完全暴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的。甘、新公路被截斷，新疆就被隔離了。這在國防上是一個很嚴重的局面。今後中共與蘇俄衝突，這一帶的形勢也不會有甚麼太大的不同。甘新鐵路也並不比公路更安全多少。

本書所述當時增援軍隊的情況（頁八、頁二〇一至二〇三）現在讀來有如『天方夜譚』，但在事實上却是完全可能的。這種痛史實在值得當政的人，籌邊的人，一讀再讀，痛定思痛。如果失敗而不能爭取失敗的教訓，則真是可恥了。

記得當時在西北的人口口聲聲都以左宗棠爲主臬。但如果和左文襄進軍西北的好謀而成比起來，真是愧對古人。在本書中所記，處處猶可見

左文襄的遺澤，例如：

『從英吉沙到蒲犁……到達鐵里克老關卡。……傍山的一塊石崖上就是用石頭砌成的關卡城堡。牆高可三丈，牆根寬一丈五，頂寬一丈。有南、北兩門，其中的營房及馬棚都很堅固……仔細看看這座關卡，完全用鑿出的大石頭建成。工程大小先不說，這種盡心盡意的工作却是今天不可多得的呢！關卡依山而造，有一邊牆自城牆向山上延伸直到山頂，每隔兩三丈就有一座小墩堡。向河床的方向，也有邊牆同樣的建造，直伸到河灘，留下了五丈寬的缺口爲流水之道。過河後，邊牆一直爬到山頂。這不用說是帕米爾的最後一道防線了。……』

『從新疆圖誌上得知鐵里克關卡爲劉錦棠所建。大約在光緒十五年左右，劉軍從此西向，步步爲營，節節進攻，於平定帕米爾八帕之後，即將滿清政府的龍旗插在與阿富汗交界的滄水上源，奠定了其時新疆省的領域。劉錦棠刻石記功之碑，早已爲蘇俄移去，存於南俄安集延博物館。』（頁二百三十一至二百三十二）

前人勒石記功，今人却連石碑都讓敵人移去了，能不爲之浩歎？

談到私移界石，侵佔領土，在新疆更是嚴重問題：

『由蒲犁縣城西去中、俄邊界僅三十公里。出了新崗山口便是俄軍防地。……從前騎馬要走一個星期才能到邊界，而今只要一天便可抵達。國界一年一度的內遷這個事實我們是不知道呢？還是充耳不聞，閉目不看？』（頁二百七十七至二

百七十八，參看頁三百二十三)。

『另一位警察局長哈得爾，是羅布蓋子邊上撤來此地的。因為羅布蓋子太冷，找不到柴，所以呈准……撤退到不衣克過冬。』(頁三百二十一)。

『被任命戍邊的士卒，不願忍受苦寒，放棄原守界卡而內移，久而久之自然就被人侵佔了。有些地方根本不派卡兵，原因是距人煙地區遙遠，交通不便，供應不易。帕米爾往南去的邊界就是這樣內移的。……』

『有些守兵縱然知道邊界內移了，也不敢申報，怕的是上官拿辦。更有狡狴者私下向外國售賣卡地，欺官府從無一人親到邊界勘察，怕他什麼！』(頁三百二十三)

不過平心而論，邊疆上的問題決不像在紙面上看的如此簡單。人為不臧的地方使問題更惡劣化是有的，但身當其境而能真正解決問題却亦非易事。本書說：『不知其他國家有無因為柴缺而撤退邊卡的怪現象？』於是『越想越覺得不通。』(頁三百二十三)

這是很自然的。但宇文先生身歷其境，不知有沒有想過如何能解決柴缺問題？能具體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就是現代的班超、左宗棠；否則仍只是紙上空談的書生而已。在本書中所寫的大大小小人物，很有不少是抱着班定遠、左文襄的壯志入新疆的，但事到臨頭，不出醜的已是難得。所以今後籌邊的人要分外警惕，須知愈是邊荒，問題愈是艱巨。連維持最基本的生存，如飲水、做飯、保暖等，都非易事。紙面上的計劃，口頭上

的雄談，如不能配合實際情形隨時修正，則不但會成爲當地人口中的笑柄，甚至成爲債事的原因。

左宗棠在未受任陝、甘總督以前，曾向清廷建議以車隊平捻、回；行則以車運輸，止則以車環列爲陣而守，以防敵馬隊之襲擊。(左文襄公全集，奏疏卷十八，頁七至八。)此種根據華北平原生活經驗所作之計劃，在紙上未嘗不美，但對西北高山峻嶺，戈壁沙漠的地理環境全不適宜。所以左氏到達西安以後，即未再提起車隊。反之，其解決新疆糧運問題，除屯田及就近採購外，主要爲雇用駝隊，改採新路直穿沙漠。當袁保恆計劃以車運糧接濟新疆時，左即指出自安西至哈密二十四站，約二千二百里，至巴里坤至少三十日路程。一車載糧六百斤，不足二騾一夫途中所食。(左文襄公全集，奏疏卷四十六，頁十九至廿五。)左氏之能超越時賢，解決新疆問題，誠非偶然！(請參看拙著：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-1878, by Wen-Diang CHU, Mouton & Co., The Hague, Paris. pp. 181-191.)

因爲每一地區都有其特別情形，如不加深察，每每會生出一些差以毫釐，失之千里的結論來。本書中就有些趣例：

『妻隨便問了一下老人，孩子們的歲數，他指着大的道：「他是開桃花時生的」，指着另外一個，「她是杏子黃時生的。」指着最小的：「這個是摘瓜時生的。」……妻笑道：「我不是問他們的生日，我問他們的歲數。」老人搖著頭道：「不知道。」……我……問老人說：「你多

大年紀了？」他……笑迷迷的道：「我是割麥子時生的！」……又補上了一句：「大概一百多歲了。」……正要離開時，一位漢族老人……走到我們跟前問道：「發生事情了嗎？」我便把方才的事問他。他……哈哈大笑道：「……原來是這個。」他拉着我邊走邊說道：「先生，你不知道，維吾爾人不喜歡人家知道自己的年歲，他們以爲人知道了便活不長；生日也是一樣，只知道季節，不知月日和時辰。這是自祖宗傳下來的一種觀念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也便真的忘記了。要是你問急了，便大概告訴你個歲數。……記得去年省城報紙上登着，維吾爾人都是長壽的。他們調查新疆各地，二百歲的人有四個，一百五十歲以上的有十二個，百歲以上的有二百多個。並且說新疆水土和氣候好，維吾爾人飲食有營養，所以活的歲數大。這些話叫我們土人看了，真是要笑掉大牙呢！」(頁六十五至六十七。)

至於根本就懷着欺壓邊民，謀財自利的心入新疆的人，其對於少數民族及整個國家的禍害就更不在話下了。(頁一百六十二至一百六十五。)

書中所記出國境後越帕米爾高原時的經歷，在印度時國共雙方爭取僑民的鬭爭，也都是很可貴的原始資料。至於作者爲基督教教義所作的見證，對於需要救恩的人也是極有幫助的。

從另一方面說來，由於作者是新聞記者，以『有聞必錄』的原則來寫此書，所以全書的可靠性，程度是不一樣的。大致說來，其『親見』部份，自屬可靠；其『親聞』部份採用時就需要與其他史料細加校核了。